

学校的理想装备

电子图书·学校专集

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

大水



# 大水

鲁书潮

万景桥上聚集着百号人。万景桥是省城唯一一座造型优美的拱形大桥，万景河从桥下流过，把城市一分为二。人们趴在栏杆上，俯身看着从没有见过的惊人大水从桥下缓缓流过，都在议论着全省各地传来的可怕雨情，骑车上班的人，干脆把车子停下，看个仔细，也有小轿车偶尔停下，走出一位首长，满脸忧戚，看看水面，暗自叹息一声，又钻进小轿车，在众人的目光中远去。还有从城东城西专程赶来观看水情的市民，人们看看已经漫到桥孔顶端的大水，又看看阴丝丝的天，都吸着凉气，赶回家去买米。唯有不懂事的孩子，兴奋地往河面上吐着唾沫。

小陈就站在万景桥上，一边听着议论，一边抬头向路边张望。天边弥漫着一道白光，整个街景象电影画面似地清晰起来。他看着长途汽车站对面交通电影院的巨大招牌《滚滚红尘》，以及从电影院中挤出来的人流。他转过脸，忽然看到一张熟悉的面孔。这人正逆流而上，笨拙，有一股乡下人的不屈不挠的耐心劲儿。他赶紧扯着嗓子呼喊道：“老彭，在这儿！这儿！”随着他的话音，天色又蓦地暗了下去。噼噼叭叭的骤雨忽地自天而降。人们开始紧张地奔跑起来。一队满载着麻袋的汽车从万景桥上疾驰而过，一辆“切诺基”防汛指挥车闪着绿色警灯，那尖利的警笛声在满街的流行歌曲和大雨的喧哗声中回荡。

“糟透了，糟透了！”省电台新闻部的记者老彭把公文包顶在头上，拉着小陈，离开大桥，冲到汽车站门口。他穿着短衫，西装短裤，脚上一双皮凉鞋，却没穿袜子。他气喘吁吁地说：“看这雨下的，把路淹了，到时候进不得退不得，困在半道上，那才有意思哩。”“彭记者，不会的！”英山县宣传部的新闻干事小陈连声说：“到时候用船也要把你送回来！”说完看看天，又说：“车票买好了，还有10分钟车就来了。”

老彭点上烟，说：“看到万景桥了吧！谁见过这么大的水！英山怎么样，几个蓄洪区都打开了吗？”小陈摇头：“挡不住呀，老彭！”老彭也说：“昨天金林县用电话传稿，我正值班，水都淹到县广播局二楼了，电话里听得见青蛙在呱呱叫，闻所未闻吧！”

中央台几个记者听了都叫绝。现在沿古河几个县都泡在水里，要保住两古煤矿和津浦线，英山大闸可能要打开，听说省委宋书记也去英山了，我们正好赶上。”小陈急着说：“英山大闸是咱县的命根子，也是古河蓄洪的最后一张王牌，几十万亩庄稼地哩！”老彭正经地说：“正是啊，情况很紧张呀！”小陈说。“听说英山大闸省里做不了主，建了19年，从未用过呢。要中央防汛总指挥田纪云直接下令，才能开闸。唉，也不知能不能抗过去，这雨下得也太邪门了！”这时一辆标着省城到英山的长途汽车慢慢地开过来，人们一拥而上，小陈一马当先，敏捷地挤上去，给老彭占了座位，然后喊道：“彭记者，到前边来！”司机听见了，嗯了一声回道：“哪个是记者？叫他从前边上嘛！”老彭也不客气，绕过人群，从驾驶室上了车。没等他坐稳，司机抹满脸胡子，说：“咱们只能碰运气，说不准能不能过去，上午过来时都七荤八素的。看这雨，开不好还得打道回府。他妈的！雨再下，我这车就成船

了。”说着，打开刮雨器，汽车轰隆一声，在一片雨雾中离开省城，向着古河边的英山县开去。

到了英山县。雨已停了。县城大街上空荡荡的，只有几个西瓜摊子，摆在路边。看看表，都快六点钟了，老彭还没从车站里出来，小陈就捧着个西瓜走过来：“吃个瓜解解渴。这儿的水可不能乱喝，拉起肚子不得了！”两人叫贩子把瓜剖开，蹲在地上呼哧呼哧地吃起来。老彭说：“这一路，没见过什么大水嘛。”小陈一听，放下西瓜，着急地说：“可不是么！路就建在岗地上，城关就是岗头子，当然显不出水势来，但你往两边走走看，惨哪！”老彭点点头，边吃瓜边说：“怪不得！等中央来人视察灾情，可千万不能让他们走公路一看。乖乖，庄稼都绿油油的，哪里有什么灾情？那就糟了！救灾款就没指望了，让他们走水路。”

小陈点头道：“县里也是这个意思，不然看不到灾情，淹也就白淹了。”两人一齐笑起来，各自瓢点水洗了手。小陈便带着老彭向县委招待所走去。一路上黑灯瞎火，整个县城一片异样的安静，小陈说：“干部都下去抗灾了，城里都没人了。”说着，几辆汽车呼啸而过，隐约看见装的是饼干和面包。两人议论着走进县委招待所。夕阳西下，招待所静悄悄的，正是吃晚饭的时候，几位胸前挂着监考字样的青年教师端着搪瓷饭盒从食堂里走了出来。小陈说：“今年高考生幸亏集中得早，不然，根本到不了县城，考卷都差点没送进来，那就要害人家一辈子呀。”老彭说：“可不是！金林县的考卷就没有送进去！这就是命运呀！”又连连啧啧。

一进招待所，就是一座大花园，穿过花园，便是一幢二层楼，楼两边各有一排平房，一边是食堂，一边是车库，二楼正中几间客房装着空调，老彭说省里几个头头可能住在那儿。小陈看着那几间客房，半晌点头说：“省里来的同志嘛！”两人进了大厅，一个矮个中年人迎了上来，黑黑的脸上透着疲倦。小陈说：“这是我们县政府办的张主任。”

张主任，这位是省电台新闻部的老彭，彭记者，去年来过咱县，采访过王书记，还上了中央台呢！”张主任说：“刚下车吧，欢迎欢迎！小朱，”他指着一个女孩子，用沙哑的嗓子喊道，“端盆水来，让客人洗一把！”

老彭连忙说：“你忙你的，我们自己招呼自己，还有小陈呢！”说罢，接过脸盆，洗起脸来，小陈和张主任在一边低声说着话，不一会，小陈走过来，红着脸说：“省委宋副书记马上到，县长书记都去迎接他了，省里还来了许多记者，还有几个省直机关来慰问的人。房间都分配完了，只有——”

老彭打断小陈的话：“小陈你跟我客气什么，到灾区还能挑三拣回的。有张床就行了。”他又向张主任挥挥手：“主任别客气，都是一家人，我也不讲究。”

先来的记者早上就出去了，房间里乱哄哄的，到处是烟蒂和稿纸，写字桌上放着县里编印的抗灾简报，老彭拿起来翻翻，已经是第七期了，他把简报放到桌上，环视房间一周说：“专题部的周胖子来了，我一看这个包就知道是他，老干部专用的！”小陈说：“听张主任说他们一早就出去了，大概马上就会回来了，哟，已经6点半了，老彭，饿了吧？”

老彭看看表，又看看天，说：“还好。”这房间是一楼，一个门通着走廊，一个门打开便是花园，整个大院的情形一览无遗。老彭站在门口，觉着暮色把空荡荡的大院子点染出一种寂寞荒芜。这时，从大门开进来一辆浑身是泥迹的面包车，摇晃着开到招待所大楼前，吱吱地停下，从里面走下来七

八个面色焦黄的人，有的人身上背着长焦距、摄像机，这群人沉默地下了车，走进大楼。老彭眼尖，早看到了电台专题部的周胖子和女播音员大姜。周胖子是电台的元老之一，大姜是公认的广播系统一枝花，属于那种健康丰满光彩照人的女性。不一会，走廊中便传来了低沉的说话声和脚步声。老周和大姜走进房间，看到老彭，都十分惊喜。大姜放下采访包，笑哈哈地说：“你这个鬼东西，什么时候跑来的？一个人躲在房间里！”老彭也笑道：“大姜在这儿，我们还能不来吗！”老周一边喘气一边说：“大姜要提高警惕，这小子没安好心！”大姜和老彭都笑着不说话。老周往沙发上一躺，端起桌上的茶，也不问是谁的，骨嘟嘟连喝几口，叹息着说：“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水！我看不亚于 54 年。大姜你可承认，要不是那个乡长，你今天弄不好就回不来了！多悬呀！”然后又一本正经地告诫老彭：“到乡下千万别乱喝水呀！”

中央台几个老兄拉肚子拉得鼻青脸肿，一定要注意！”大姜也说：“老周说的是真的。”停了片刻，想想，又笑了起来，说：“我上去洗一下，浑身脏得象泥猴似的。”老彭看看她，果然一条米色长裤上尽是泥，裤脚管还有卷过的痕迹，一件大红套头衫上汗湿湿的，一块块粘在胸脯上，凸凹分明，十分引人注目，老彭赶紧把目光挪开，说“你们辛苦了，我来了，你们可以回去了。你家先生说不定急死了呢！这么大的雨！这么大的水！”

大姜笑嗔道：“这个时候还油嘴滑舌的！别忘了，吃饭时喊我一下！”说着，拎起包走了。

这时天更暗了，小陈忽然从大门口走进来，发现老彭站在门口，便直接穿过花园，走进房间，看到老周正在休息，便低声说：“还没吃饭罢？”

老彭点点头说：“没有动静嘛！”

小陈抓抓头说：“宋书记的车已经到咱县了，大概要等他来才开饭，怎么办呢？”

老周说：“那有得等了！宋书记我最了解的，喜欢半路上下来，看看、问问，不到个 8 点钟，不会到的，等等就等等吧，反正没事。”小陈说：“干脆，到我家去吃个便饭。”

老彭连忙摆手：“那怎么行，大热天的，也不方便，我们去散散步，让老周休息一下。”

说完带着小陈走进花园。暮色清新而朦胧，小径两边的冬青因雨水过多，泛着黄光。

两人正说着话，抬眼看见一个黑瘦的中年人从大门走进来，小陈低声道：“这是咱县的常务副县长，看，累成什么样子，原先他可福态呢！”副县长站在招待所大门口，皱着两道短而黑的浓眉，向外张望着，又看看手表，抬头看到小陈，问：“宋书记啥时到？”小陈说：“快了吧！”又介绍道：“李县长，这位是电台的彭记者。”李县长伸出双手，热情地说：“欢迎你！”又看看小陈：“你们要多报道咱县的真实情况呀，咱英山县可让这大水害苦了！现在是水漫金山，只有城关这块岗地头子了。如果英山大闸一开，又是 30 多万亩庄稼，20 多万人要重新安置，为了确保两古煤矿和津浦线，莫非真要牺牲咱这穷县？”

老彭干巴巴地说：“水位居高不下，不是没有这种可能。”

李县长叹口气说：“下面的工作难做呵！你说奉献，牺牲，可是受灾的老百姓不管这个。住没住的，一日三餐，伺候牲口的草料，啥都没有，我是做具体工作的，够呛！”

老彭说：“我们来就是报道灾情的，现在各地都在报灾，也有不少夸张处。英山是真的灾区，应当大张旗鼓地宣传出去，又没有什么怕丑的！这样，晚上我争取和台里联系好，我现场采访。你代表英山县说几句话。”

李县长迟疑了一下，小陈鼓动说。“李县长你最了解情况，又一直在下面跑，你最适合！”李县长着看大门口，又皱皱眉头，说：“宋书记来了之后，要先向他汇报，回来后和县里同志商量一下，我来找你们。”

老彭说：“行！要让全省人民知道英山县的巨大牺牲和价值。”县长感叹道：“我们的宣传工作不会做，有灾报不上去，成天报个闷葫芦，是要吃亏的。”小陈脸红了。

老彭赶紧说：“听说来副书记这次下来，还带来几位财神爷，就是为救灾款分盘子的，机会难得，你们要争取一下！”

县长没有答话，转身看着渐渐被夜色取代的夕阳余晖，苦笑道：“咱们英山是太老实了，省里又没有人，灾后重建，还要靠自己呀！”

他们一时无语。县长突然想起来似地说：“老县长刚从英山大闸回来，他是老水利了！你们趁还没吃饭，去采访他，保证一定有收获。小陈你带彭记者去，他就住在209房间，刚上去，我叫他去洗个澡，休息一下。”

小陈带着老彭回到大楼，到了209房间，门开着，一个满头白短发的小老头正勾着腰，坐在沙发边上抽香烟。看到小陈进来，说：“大记者来了！最近又有啥文章发表啦！”小陈笑着介绍了老彭，说：“刚才李县长说你刚从英山大闸回来，彭记者想见见你，听说你这半个多月都没回家，日夜奋战在大堤上，是吧？”

老县长眯着眼，带点顽皮地笑起来，学着小陈的口气说：“日夜奋战在大堤上！小陈我说你写文章几年也没个进步啥的！哪年有水哪年我都日夜奋战在大堤上，我奋战个屁！咱们呀是四面出击节节败退，够呛！”

小陈抓抓头，支唔道：“本来就是嘛！”

老县长又对老彭说：“你可别见怪。我就这脾气，小陈是咱看着长大的，说重没关系！我就看不惯那些大文章，啥凯歌，啥抗天，洪峰下来你能抗得了吗？抗了半天，上边一个命令，你乖乖得炸堤泄洪蓄洪，这是自然规律。这几年水利建设谁抓过？现在吃到苦头了！”

老彭道：“你是老水利了！情况熟，你随便聊聊！”

老县长说：“我老了，只能配合着干点事，参谋参谋，我先去洗个澡，身上都臭了。”

其实小陈就是咱英山人，他也清楚。”

小陈笑道：“老县长又谦虚了”。

老县长续上香烟，又递给老彭一支，说，“今年水大，倒是不假，可是，让大伙都上大堤小圩筑堤抗洪，把宝押在第一线，结果水越来越大，稀里哗啦，全冲个精光，连家也保不住。其实，有的圩堤该破的就应当让它破，把人力集中起来帮老百姓收庄稼，搬家，安置牲口，水退了还可以重建，问题不会太大。”

说着，打了个哈欠，摇摇晃晃地进了卫生间，带上了门。

小陈说：“老县长敢讲！也只有他有资格讲！现在书记县长都是年轻干部，刚刚提起来的，谁敢做这个主。前些日子，涂家围子来人说，那才叫悬呢！乡长叫全乡民工全都上堤保圩，村子里就剩下妇女老人孩子，老县长去了，看看水，赶紧叫农民下堤回家去搬家转移，都集中到岗地上去，果然，

不到半天，上头命令掘堤泄洪，几个村子都淹了！幸亏当时老百姓有时间，带出来的东西多，不然就惨了！老百姓感激得不行，说老县长是救命恩人哩？”

老彭点点头，感叹道：“大水这玩意，有讲究啊。”

正说着，忽然大姜穿着一件浅色连衣裙，从门口经过、听见老彭的声音，清丝丝地走进来，说：“咦，你们怎么钻到楼上来了？”

老彭说：“我们找老县长聊聊。”又对小陈说：“当然。十几个人关在大宾馆里写大通讯，口号叫得响。现在人们对新闻报道根有看法，说是‘只见官情不见水情’，全是大首长到各地视察的消息。其实我们何尝不想下去，实实在在地写几篇好稿子呢？没办法呀！大姜，你别笑，水一退，你们专题部是要忙的。什么英雄凯歌，气壮山河，载歌载舞，好戏会一个接一个地出笼！”

大姜说：“新闻为政治服务嘛！你还想搞什么……搞动乱呀？当心！”

老彭哈哈大笑。大姜又说：“怎么还不开饭？”

老彭说：“等省委宋副书记呢！”

大姜扬扬眉，眨眨那双好看的眼睛，笑道：“老一套又来了！他就喜欢这样乾隆下江南似的，微服私访。哎，老彭，你出来时，机关分房计划出来了吗？”

老彭说：“还没有呢！三个台长都在值班，忙得焦头烂额！你怕什么，这次分房肯定有你！”大姜说：“你打包票呀！现在的事，钥匙不拿到手不算数，就是钥匙拿到手可能还会有变化呢！”

老彭说：“没那么严重！反正我是没指望的，安贫乐道，与世无争，省却了多少烦恼！”

大姜笑道：“太无耻了，太无耻了。”然后正色道：“我和老周明天回去，你今天要发快讯吗？那可要把电话联系好！整个英山县只有一部直拨电话，要排队呢，到时候别误了事！”

小陈笑道：“没事。”从裤兜里掏出一串钥匙，说：“张主任把钥匙交给了我，绝对没问题。”

大姜点点头，天色已经彻底地暗下来，凉意渗了进来。老彭忽然说：“老县长怎么还在洗澡，小陈快去看看，不会出什么事吧？”小陈跑到卫生间，打开门，回头笑道：“老县长睡觉了。”老彭对大姜说：“你别动。”又喊小陈：“快把老县长喊醒，这样要受凉生病的！”

小陈笑道：“大概是这阵子太累了！”一边关上门。

大姜说：“这倒是个好新闻。下面的同志真不容易，真不错！”说完看看老彭，老彭也点点头，说：“基层干部实实在在，是不容易。”两人说着，走到阳台上，看着夜色中的花园。都不说话。大姜刚到电台时，两人住在同栋楼里，都是刚出校门的大学生，惺惺相惜，经常说些悄悄话，后来大姜找了个上尉军官。老彭和厅里医务室的小护士结婚，来往就少了，平时也难得碰到一面。现在两人都想说点什么，但又找不到合适的话题，都沉默着，又觉着这沉默不是味儿，正茫然间，老县长穿着拖鞋从卫生间里走出来。

连说：“老了老了，怎么不知道就睡着了！年轻时连开几个夜车没个困难。不服老是不成的！”老彭回过身，认真地说：“象你这样的老同志再多一些，咱们英山县才有希望！”说完看看大姜，一脸认真的表情。

大姜转过身浅浅一笑，她忽然觉得，老彭身上还有一股学生味儿。

约摸到了 8 点钟，只见警灯闪动，一溜车队终于驶进招待所大门，大楼上许多灯都蓦地亮起来，人声也喧哗着，连花园中的冬青树，也在灯光的映照下，在晚风中沙沙摇动。

从二楼阳台看下去，只见有个人从小车中下来，立刻被人簇拥着走进大楼。走廊上有人喊道：“快下去，开饭了！”随即响起开门声，哒哒的走路声，说话声。整个招待所一下子活过来了。

一行人说着话，下了楼、看到一群人聚集在大厅里，老彭指着人丛中一个身穿白衬衣，满头华发，手握白折扇的潇洒老者低声说：“那就是宋副书记。”那群人簇拥着面含微笑的宋书记，向楼梯口走来，当他们走过老彭身边，宋书记忽然啪地合上白折扇，举臂用扇子指指大姜和老彭，朗声笑道：“你们也在这儿，到了几天了？”边上的人都停下来，一齐注视着大姜和老彭。老彭一愣，说：“宋书记，您好。”

大姜笑嘻嘻地说：“我们来了几天，宋书记。”

宋书记一边扬眉看看大姜，一边笑道：“小姜出马，一个顶俩。好！好！”脚下不停留，上楼去了。小陈呆呆地让在一边。

老彭抓抓脑袋，迷惑不解地说：“书记记性真好！”大姜说：“你就不行吧，所以天生不具备当领导的素质。”老彭连连点头：“佩服佩服！”一边去喊仍在休息的老周。

食堂是个大厅，摆着七八张餐桌，一个角落用屏风隔起来，桌上摆着餐具，一些兄弟单位的记者都坐在那儿聊天，桌上摆着两包“阿诗玛”香烟，看到他们，一齐热情招呼。老彭对大姜说：“其实都是冲着你阁下来的。”大姜没有听见似地笑着和大家点头，一只手挽起裙子。坐下来，脚却踢了老彭一下。

老周说：“四菜一汤，小彭你别客气，到灾区，我总结了四条经验：见饭就吃，见船就上，有车就走，千万别乱喝水。小彭你要牢牢记住。”

老彭其实也只有三十五岁，但在老周面前只有点头的份。这时张主任悄没声息地走过来，低声道：“诸位新闻界老师，这次实在是报歉！等以后大家光临英山县，我们一定好好弥补。”

记者们都一齐摇头摆手：“非常时期，千万别铺张，你搞山珍海味，谁好意思吃呀！”张主任笑道：“那是那是。”手一挥，服务员端上四个凉拌菜，西红柿、黄瓜、粉皮、肚丝，一箱啤酒放在角落里，人们自斟自饮，随后上四个热菜，炒鸡蛋、炒仔鸡、炒鱼片、炒豆芽，最后是青菜鸡蛋汤，盘子都大得惊人。几个人早饿的不行，便放开肚子吃起来。张主任站在边上，笑道：“这鱼才三毛钱一斤，仔鸡也五毛一斤，水库一开闸，到处是活鱼。你们自己斟酒呀！我就不陪了，有什么事要办，告诉小陈一声就行了。”笑着转身走了。老周说：“宋副书记那边还有一桌。”小陈说：“菜都是一样的，还不喝啤酒，怕书记生气哩！”一桌人都笑起来。小陈又说：“张主任的意思，明天有几位老师回省城，县里派车送，正好食堂有一批活鱼活鸡，便宜得很，一人带一点回去，很方便的，叫司机直接送回家。”没人应答，小陈想大概不好意思，便主动说：“我明天叫司机带上，都分好的。”人们都客气地推脱。由于没有人劝酒压饭，饭很快就吃完了，餐桌上只剩下老彭、小陈和大姜。老彭说：“现在搞什么鱼呀鸡的，影响不好。”小陈红着脸说：“是主任的意思。”老彭摇摇头，大姜也说不太好，小陈不讲话。

等他们起身离开食堂时，宋副书记已经上楼了，小单间里只剩下秘书

和警卫，还有几个县里干部正在聊天，老彭认得书记秘书，便过去打招呼，秘书看到老彭说：“我正要找你商量个事儿呢！来，抽烟——”随手把桌上的未拆封的“阿诗玛”递给老彭，老彭接过香烟，又把它放回原处，掏出自己带的香烟，点上，秘书也不介意。

等人们都走尽了，秘书才说：“老彭，我写了个宋副书记视察灾区，到英山县的稿子，马上就叫人传过去，争取今天晚上播出，最迟明天早上，你们就不要再写了。”

老彭说：“那好那好。”又看看手表，疑惑地问：“来得及吗？”

秘书笑着挥挥手，拉着老彭走出餐厅，低声说：“张书记、王省长的秘书都下来了，安排的都不错！你们广播电视厅怎么样，福利好不好？”

老彭说：“一般化，不过你老兄下来当厅长的话，也许会好一点。”

秘书哈哈大笑：“还未定呢，我只是摸摸情况，回去可别对别人说呀！你们那里复杂得很。”

老彭呆呆地点点头，看着和自己年纪不差上下的书记秘书，心中一时不是滋味，连秘书向他告别打招呼，他都浑然不知，大姜笑道：“发呆了吧，见到世面了吧！你熬个科长还有人说你参加过动乱，人家给个厅长还要掂量掂量呢！”老彭辩解道：“我也不想当官！”大姜笑道：“触到痛处了吧！其实论能力，我们谁不是独挡一面的好手，只不过没存那个念头罢了。”老彭叹口气说：“不谈这个。”两人一齐往回走，整个大院很暗，夜凉如水，大姜理理短发，大眼睛在夏夜里闪动。一只红光闪烁的萤火虫停在大姜的额发上，在夜色里发出神秘而温暖的红光。老彭说：“瞧，一只萤火虫，就在你的头上。”两人都不说话，互相凝视着，只觉得神奇而不可思议。

忽然，二楼那几间有空调的房间，灯光一下大放光明，照得大院中一片明亮，那只萤火虫象是受到惊吓似的，无声地飞走了，两人都长长地出了口气。老彭说：“看样子今天采访县长来不及了，干脆，我陪你去发稿吧！”

大姜说：“好，稿子什么的都在房间里，你等我一下。”说完，轻盈地走出花园，身影很快地出现在灯光通明的大厅台阶上，留下一股淡淡的香气，老彭迷怔了一会儿，大姜从大厅里走出来，把稿件递给老彭：“你看看，帮我把把关。”老彭接过稿子，说：“这稿来之不易呵，差点为党国尽忠，我不敢动。”

大姜笑道：“夸张！”

县委就在招待所后边。主任办公室在二楼，亮着灯，小陈正和一个姑娘在看报纸，看见老彭，小陈高兴地说：“今天通车了，几天的报纸一下都送来了。”大姜拿起省城晚报，看着社会新闻栏目，老彭坐在电话机旁，看着大姜的稿件，偶尔用笔改两个字，然后看看表，对大姜说：“大概是牛台长值班，我来拨拨看。”他拨着电话，一边看着摆在桌上的稿件，电话通了，大姜接过电话说：“牛台长，我是大姜，嗯，嗯……”慢慢地，她的脸色阴沉下来，忽然把话筒交给老彭，一个人到边上去看报纸了。老彭看大姜一脸的不快，也不好问，便说：“台长指示吧！”那边牛台长呼哧呼哧地说：“宋书记到了英山，英山稿件只能以宋书记的活动为主，现在各地都是十万火急，都争着上新闻联播节目，大姜的稿子，等回来后再安排时间，你一定要跟紧宋书记，有稿件随到随播，另外，英山大闸估计明天下午要开闸，宋书记要亲自去，因此你一定要在大闸上采访宋书记。”老彭放下电话。低声嘀咕道：“这个马屁精！怪不得能当台长呢！”

吃完早饭，招待所的大喇叭便响了起来，正好是全省新闻节目，宋书记正和地区、县里的领导在花园中谈天，只听广播里传来报道他深入英山视察的消息和他所做的指示，宋书记背着手，象没听见似地，继续谈笑着，但几位县里干部不知是听广播好还是陪书记讲话好，都呆站在面前。一个干部说：“宋书记的指示很重要呀！”宋书记听了，用手把白发往脑后顺顺，说道：“还是要讲讲下面的同志，说了多少遍也没用，我也就不说了。”摆摆手，领着众人向大楼走去。老彭也和大姜站在稍远的地方，听着广播。这时，一个人笑着向老彭走过来，老彭一看原来是老同学，是这个地区行署的秘书长，一位地方实权派。老彭说：“你老兄可不同凡响，前呼后拥，神气得不行！”秘书长笑道：“什么时候到的，怎么也不招呼一声？不够意思。”对左右说：“这是我老同学，省电台的大记者。”老彭边点头边说：“不敢惊动大驾呀！”又说：“你赶紧过去吧，书记专员都在陪着宋副书记，别误事。”秘书长笑道：“不碍事不碍事，噢，你还不知道吧，国家防总命令，今天下午16时英山大闸开闸蓄洪，以保证洪峰顺利通过古河。”老彭吃惊地说：“真的要打出最后一张蓄洪王牌了？”秘书长看看乌云密布的天空，叹息着说：“军令如山，必须执行啊！又是十几万人要转移安置，听说昨夜宋书记和上面争了几句，还摔电话呢！真不简单！”都不说话了。小陈急匆匆地跑过来，说：“英山大闸要开闸，咱们是跟书记走，还是……听说宋书记要晚些时候去英山大闸，上午要继续听汇报。”秘书长点头说：“是这样的。”

老彭说：“我们不等宋书记，先去英山大闸。”小陈说：“那好，我去落实车子。”秘书长也说：“我还要去准备一下汇报材料，不走来找我呀。”

这时老周和大姜都拎着包从招待所走出来。老周说：“小彭我们回去了，你们辛苦吧！”大姜也说：“我们在台里等你们的消息。”老彭忽然想起昨夜的那只幸运的萤火虫，便说：“你还在生气吗？”大姜摇摇头，看看天，又微笑着看看老彭，目光在他脸上停留片刻，脸上忽然露出顽皮的笑容，从口袋里拿出两包“阿诗玛”扔给老彭，说：“不知是谁搁在我房间里的，宝剑赠英雄，红粉贻佳人，香烟给老彭，哈哈……”老彭接过香烟说：“来路不明，受之有愧。”老周一边钻进面包车，一边说：“大姜为什么不把香烟给我，嫌我老了吗？”大姜坐进车，张开手掌对老彭说：“再见！”老彭看见几个人正往车后厢里放着用织带装好的鱼，边向车中人摇手说：“再见。”

不一会，小陈带着一辆吉普车来了，司机是位胖胖的退伍兵，小车是从县电力局借来的。司机说：“现在是共产主义时期，各取所需，汽油还要叫咱电力局自己掏，唉，说来说去，还是老百姓遭殃！泥巴房子泥巴墙，泥巴锅台泥巴炕，大水来了全冲光。老百姓都说，现在是午季烂了，秋季冲了，岗地荒了，今年的日子砸了！”

车子颠颠簸簸地开出县城，向英山大闸奔去。乌云越来越低，天晴得岗地头上一片铅灰，远远的地平线只剩下一线鱼肚白，凉嗖嗖的风直往车内灌，老彭和小陈坐在车内，都觉得冷，小陈介绍说，这条路近，过了沙河——古河的一条支流，上了桥，就是公路，然后就是古淮河大堤，顺着堤走几十里，便是英山大闸，如果一路顺利，中饭前可以赶到。但是，车速开始慢下来了，路越走越窄，两边尽是一人高的草垛麦垛，由于雨水浸泡，散发出热烘烘的臭味。当车子拐上通往沙河大桥的公路上时，老彭惊奇地发现路边尽是用芦席和农膜搭起来的小棚子，一个人高矮，里面有人或蹲或坐或躺，大小孩都恹恹地没精神，牛、猪就在棚子边拱来拱去，司机放慢了车速，生

怕碰到路边的人畜，一点一点地往前，刚走到大桥边，就被一个交警拦下来了，这人是县里交警队的，认识司机，大声说：“别再往前拱了！回去吧！”司机连声说：“咋了咋了？”交警说：“沙河桥不通车了，你们还不知道啊！”车一停，边上立刻围上一群人，小孩钻在人缝里向车内探头探脑，老彭和小陈赶紧下了车，掏出记者证，说要去英山大闸采访，交警摇摇头说，“大桥是通车，但现在水位太高了，连船都过不去，英山又一船一船地往外撤人，早上把桥板掀了一孔好让船走，车子是没法过！”老彭一听傻了眼，交警想了想：“县委有条船在沙河对岸，可能马上到英山大闸，你们快去，下午也许能赶到。”小陈一听，赶紧让吉普车先回县里，然后向交警连声感谢。交警说：“先别谢，我替你们联络一下。”说完对着手中的讲机便哇哇讲起来，周围的人更奇了，都围过来看着他手中这个会讲话的黑匣子，把老彭挤得直打晃，交警讲完便对老彭说道：“你们快去，那里有个挂着红旗的船就是。”说完把人群轰开。老彭拉着小陈，向大桥奔去，果然有条船挂着一面小红旗。就在这时，轰隆一声沉雷，大雨顺着河西向大桥上扫来，白色的无边无际的雨点进在脑袋上、脸上，痛得人睁不开眼睛。人们开始奔跑，惊得大堤上的鸡、鸭、鹅哇哇乱叫，灾民们猫着腰，呼喊孩子的名字，都往棚子里钻，还有些人手忙脚乱地把被风刮起的棚页用绳子捆牢，老彭和小陈把包顶在头上，噤达噤达地跑下大桥，又沿着大堤跑向码头，路上老彭几次差点滑倒，奔跑中他只看到躲在小棚子中的那一张张愁苦无望的面孔，和在雨中呆呆挨淋的小狗那茫然的眼神，好不容易到河边，他们慢慢地顺着斜坡向船一步步挪去，雨水糊住了眼睛，船上有人打着伞在大声招呼，小陈扶着老彭踏上滑溜溜的跳板，船上人的手拉着老彭上了船，小陈一纵身上了船，这才放下心来。抹一抹脸上的雨水汗水，回首看去，沙河大堤上连绵数里的小棚子，早已被雨幕掩得严严实实，只剩下白茫茫一片，他们低头钻进船舱，满耳只听见雨点打在帆布篷上沉重有力急促的声音。

这是一条水泥机动船。帆布防雨罩把船捂得严严实实，柴油机声震耳欲聋。小陈忽然欢快地喊道：“朱书记，你在这儿，太好了！”老彭一边抹着脸上雨水，循声看去，只见一个精壮的年轻干部正对着报话机大声地讲着什么，可惜听不见他在说什么，在暗中也看不清他的表情，小陈告诉老彭：“这是咱县的副书记，在县里威信可高了！今年才三十五六岁。和你差不多。咱上他的船，是对路子了！”他拉着老彭走过去，朱书记放下话筒，面色沉郁地拉着老彭的手，哑着嗓子说：“你要为我们英山多多呼吁呀！一场大水，把十年改革给农民带来的实惠全部冲光，伤了元气，再恢复起码要五年！”

老彭也说：“看得出来，只要有可能，我们一定尽力为英山呼吁！请书记放心！”

雨渐渐小了，水面刮着凉风，虽然是7月初，但站在船头，老彭还是感到阵阵奇冷，便对朱书记说：“这雨恐怕还得下。”小陈说：“咱英山县是倒了霉了。”朱书记说：“今年水不得了！云山水库昨夜开始放水，听说都开始漫坝了。今天下午又得打开英山大闸，那是咱县古河防洪的最后一张王牌，打出去，就听天由命了！英山县后面就是两古煤矿和津浦铁路，不淹你淹谁去？”小陈说：“那咱英山也太好说话了，应当去争一争！”朱书记正色道：“那倒不是，我要是上面，我也要牺牲英山。你那几亩庄稼算算产值，能值多少钱。还是太穷，没有一点经济实力啊！你拿什么去争呢？在上面那大棋盘中，别说英山，怕连我们省，也不过是个小卒罢了！”

一支船队迎面而来，双方都拉响喇叭，船上挤满了人和牲口。“嘟嘟”的马达声在河面上回荡，其中杂着耕牛的哞叫声。朱书记把话筒打开，大声地问：“英山大闸怎么样了，出来了多少人？”对方的嗓子更哑：“差不多都出来了，还有几千人死不出来，都上了岗地台庄，估计没啥大问题了。”朱书记关上对讲机，点点头说：“还好，没出大事。”回脸对老彭说：“不到24小时，20万人安全转移出来了，说出来谁相信？等于欧洲一个小国搬家呀！干部们真正干起来，能量真不小！”老彭也说。“关键时刻，能量就显示出来了。基层干部这次反映都不错，不容易呀！”朱书记说：“算是吐了口气，争了口气。”

船老大搭着竹篙，看着船队顺水而下，叹息道：“救是救出来了，拿什么养活呢？天立马就要凉了，又穿啥住啥呢？我看没个几百万块钱啥的不用谈。”

小陈也说：“几十万人一夜之间成了无粮无草无房的‘三无户’，田地绝收，秋后的日子难！”朱书记双手撑着船帮，看着无边的河水，也不禁长叹一声。

正各自想着心事，沉默无语时，报话机突然响起来，声音焦急万分：“朱书记，竹林乡破圩了！你在哪儿，能不能过来，水进村了！”几个正在打盹的干部睁大眼睛，紧张地听着，朱书记一跃而起，拿过话筒大声道：“你是哪一个，你们乡长书记呢？”对方说：“我是乡里秘书小周呀！乡长书记都在大堤上，给水围住，下不来了！”这时电话里传来哭声和叫喊声，还有眶眶的敲锣声。朱书记一顿足，说：“怎么好好的就破圩了？我马上赶过去！”然后对船老大说：“快到竹林去，中间不要停留。驶着又命令沙河桥边上的船都调过头，向竹林乡集中。”

老彭激动起来，身上汗津津的，不住地往前眺望，只见白花花的水急速地往下流，残存的断堤上，绿草丛中不时露出小动物的身影，小陈说，那是来不及带走的小狗小羊。

老彭点点头，只听马达拚命加速，水哗哗地冲击着船身，大家都不做声，渐渐地好象听见锣声和叫喊声，断断续续的，老彭心一紧，大家挤到船边，睁大眼睛向前看，船老大喊道：“转弯过去就是竹林乡了！”一边放慢了船速，朱书记回头问：“能不能靠上去，老大？”几个干部都把竹篙拿在手中，船老大额头上冒着汗，把船向河湾开过去；突然眼前豁然开朗似地出现了偌大的水面，叫喊更清楚了，可以看见破圩处白浪腾雾，一样一群的人沿着大堤往外跑，水跟着屁股后撵，也听不清他们在叫什么，洪水象一把平铲，把大堤连根端起，平平地送走几十米，然后轰隆一声巨响，大堤立刻消失了。船上的人都发出一阵惊呼。老彭目瞪口呆地看着大堤象变戏法似地蓦地不见了，身上直打抖，不自觉张口“啊”了一声，朱书记回头说：“古人说洪水猛兽，一点不假！”再看去，洪水翻着白浪扑进堤内，一下就把房屋，庄稼淹灭了，一辆手扶拖拉机被水势带着翻了几个斤斗，立刻不见了。船近了，船身被水带着抖起来，船老大把身子使劲压在舵把上，他的女人把两个闺女赶进舱内，大气不敢出。仔细听去，水下有放鞭炮似的声音，噼噼叭叭地响个不停，接着是“空空”的声音，水面上立刻出现了几个漩涡，随即浮出房梁和家具，可以看到几条小划子在破圩处打着旋，一群人在排命叫喊，想叫小划子靠过去，可是河水太急，小划子根本靠不上去。村里的人正往房子上爬，几个人拉着高压线在水中漂动，船老太慢慢地把船停了下来，发动机

声一消失，大人小孩的尖叫声立刻清晰起来，水面上一片喊声，朱书记回头喝道：“怎么停船了？”船老大嗷嗷道：“这……这水太急了。朱书记不能再上呀！”

朱书记一眨眼：“急你的给我往前开，快！”

船老大不情愿地开把他在前移动，由于水流在这儿打个旋，船身象树叶一样左右抖动，堤上的人见船来了，都向这边跑来，干部们把竹篙伸过去，立刻有人紧紧地拉着竹篙，水泥船硬是慢慢地靠上去，停在堤边，一群打着赤脚的汉子往角落里一蹲，呆立片刻，然后闷声闷气地哭起来，朱书记带着几个干部“扑通扑通”跳下船，浑身泥水地上了大堤。船老大抖着手把跳板搁下来，老彭也顺着跳板上上了大堤，紧跟着朱书记，拿个袖珍录音机到处乱伸，朱书记问一个农民说：“乡长书记呢，在哪里？”那人惊魂未定，指着水面上小划子，说：“都在船上救人响！”朱书记看去，村里果然有几条小划子，从房顶上接了人往大堤上送，一个年轻人喘着气跑过来：“朱书记，我是乡里小周。”朱书记道：“怎么回事？”小周说：“云山水库放水，没人通知我们，早上乡长在大堤上巡察，看到水势大，就把民工调上来，准备抗一抗，人刚来，水就把大堤顶破了。开始水头就大姆指样粗，他一屁股坐上去喊快拿草包喊着喊着水就变粗了，一股劲地把他冲出老远，人还没站牢，堤就毁了！现在劳力都在堤上，村里没人，东西是救不出了。”说罢，红着眼睛，不敢看书记，朱书记跑到决口处一看也大吃一惊，脚下只感到大堤微微抖动，转身对老彭说：“危险，这堤也难讲能保住。”老彭看看四周湍急的浊流，颤声说：“那赶快把人救出来呀！”朱书记大声喊：“快，把小划子都搬到堤这边来，到村里去救人，每个划子上都要带着竹篙！”一群人把小划子靠上岸，再搬到堤内，然后向村中划去，朱书记和小陈上了小划子，老彭也要去，被他俩拦住了，小划子在洪流中一上一下，来回一次也就救出三四个人，更多的人站在房顶，树上，电线杆上挥着手，流着泪，摇着头，喊着船，都出不来。老彭在大堤上把救出来的老人妇女安置下来，水越来越大，几个妇女则上岸，就抱住他的手，跪在地上哭得直不起腰来，一个女人抬眼说：“庄稼没了，房子没了，男人也找不着了，为啥还要把咱救出来呀！让俺跟水走了算了吧！”说着就要往大堤上跑，老彭一把拉住，哽咽道：“大嫂你要挺住呀！”几个村民也拉着那一个妇女，都呆呆地看水冲进村内。默默地流着泪，老彭不愿让人看到自己脸上的泪水，便抬眼向前望去，泪眼朦胧中，只见漫天大水扑面而来，有如冬月清辉，慢慢地渗透到他的内心深处。

这时，朱书记抱着个孩子上了断堤，连声说：“不行，水大，小划子不管事。”他咬咬牙，两边看看，又上了水泥机动船，找到正躲在一边抽烟的船老大，说：“把船从决口开进村去，那样救人快当多了，你再辛苦一次吧！”

船老大抬起头，一听，惊得把香烟掉到脚板上，烫得他直顿脚，他伸头看看水，摇头说：“朱书记呀，进不得呀！这么大的水，我手都发抖了，哪里还敢开船？”那婆娘也一把抱住船老大的腿，一把鼻涕一把泪地叫道：“他爸你要去我就去死！”小陈赶紧把那婆娘拉起来，说道：“啥熊样子？”船老大哭丧脸求道：“不是不想去，是不能去呀：船毁人亡咋个办？我上有老下有小哩！朱书记你老人家就是拿盒子炮抵着我，我也不敢开呀！一进去非翻船不可！”朱书记说：“老彭你们先把人带下去。老大，我跟你在船上一块进去，我不会水，要翻船我先死。”船老大不吱声，几个干部把船上的人扶下船，都站在大堤上，眼巴巴地看水泥船。忽然“嘟嘟”几声，水泥船慢

慢向决口处挪动，只见朱书记和船老大都黑着脸站在驾驶室内，船老大婆娘拉着老彭的手，说：“你是省里来的领导，你要给我们娘仨做主呀！”

老彭一边连说没事没事一边紧张地看着船，船头好不容易对准了缺口，但上游的水又把船冲斜过来，只见船老大吐口唾沫，眯着眼睛，把船开过缺口，再掉过船头，然后对准决口直冲过去，水泥船随着洪水一下冲进堤内，只见船头一低，船尾高高竖起来，一下闪进堤内，原地打个旋，终于稳下来。老彭松了口气，才发现手中的磁带转完一面了。大船进了村，救起人来就快多了。几个年轻男女拉着高压线，水浸到脖颈，一步也没法动，人象鱼浮子似的，在水中晃动，水泥船靠上去，他们这才上了船，早软了。小划子从各处划来，把人往水泥船上送，然后再回去。老彭蹲在大船上，不问男女老少，只管见人就拉，累得直喘粗气。一个小姑娘，听老人说脱了下身衣眼才能泅水，不然非没命不可，便脱了下身衣服向大船游来，老彭把她拉上船，一看，吓了一跳，赶紧用条旧床单把她包起来，小姑娘人已经软了，脸白得象纸，连哭都没力气。上了船的人，眼见得半天内家园无影无踪，眼前一片汪洋，泪水刷刷地流了下来，几个妇女站在船角落里，浑身是水，叫风一吹，冻得直发抖，哭得让人心寒。男人们都沉默地盯着大水，呆滞无神。老彭安慰道：“县委朱书记就在船上，一定会解决你们的困难的！”他自己也难过得说不下去，便拿了半盒饼干塞给那个小姑娘，小姑娘见到他，哭道：“大哥，俺不活了没脸见人了！”老彭说：“什么话！要是喊我大哥就听我的话，不要乱动！”小姑娘把饼干搁在手掌心，泪水啪啪往饼干上掉。老彭抬头看看朱书记，朱书记说：“把那几箱饼干发下去，先吃点东西垫肚子。”这时，又有两条水泥船开过来，停在大堤边上，用话筒向这边呼喊，朱书记站起看了看，说：“这下好了，问题不大了。”一边指挥群众往那边水泥船上去，一边叫人把乡长书记喊来，老彭和小陈站在船头，眼见得整个村庄在洪水中消失不见，广阔的水面上，只有一排电线杆头子在水中延伸，相视无言，都摇头叹息。

这时，几个乡干部跌跌撞撞地上船了，喊着朱书记，都围在朱书记身边。老彭依次看去，个个都是浑身透湿，精疲力竭。朱书记把香烟散过去，给他们点上烟，又招呼把饭和饼干搬过来，大家都抽着烟，不说话，河面上只有马达的轰鸣声。漫长的河堤象积木玩具似的，一截一截浮在水面上。洪水拍打着残堤，已经淹死的小牲口从船边漂过。

朱书记对老彭说：“老百姓是灾民，咱们的干部，也是灾民。洪水来了六亲不认呀！”边上一个老百姓说：“咱乡长家都冲掉了，四间大瓦屋呀！”只见一个红脸汉子猛地抽上烟，对朱书记说：“朱书记，你要给我们乡拿主意呀！咱们乡几千人口，啥都没有，往后工作怎么做？”“你看，书记家也淹了，电视机啥的都放在棺材里，也叫水带走了，怕是难找到了！”乡秘书接着说：“他老婆骂他不顾家，要喝农药呢！难过呀！”

乡长红着脸，说：“咱不难过谁难过？乡亲们死干活干一年，原指望有个好收成，大伙过富裕日子，现在好了，只怕人心散了，再聚不起来了！”

朱书记说：“那也别泄气，你们的难处县里知道。现在不谈这个。你们赶紧吃点东西，然后去点点人数，有没有没上来的人。我把这船人和彭记者送到杭台乡，再回来，千万别出人命事件呀！”

乡长书记点点头，赶紧吃着饼干。朱书记看了一会，然后一个人坐在船头，双手抱膝，看着两边的大水，感叹着对老彭说：“这条古河呀，真是讲不清，好起来疼死人，恶起来害死人，唉！”

船向前去，水面上船渐渐多起来，不时有人向朱书记远远地打招呼。船向一个岗地开去。水边停着二三条水泥船。有许多灾民正从船里走下去，朱书记说：“那就是杭台乡，叫乡里派个车，但要赶上开闸，恐怕来不及了！”老彭说：“赶不上也不要紧，人算不如天算，今天也算是开了眼界！”朱书记挥手让船靠上。码头上到处是刚刚转移出来的老百姓，有上百号人，早有几个乡干部看到朱书记，几步围上来，齐声呼唤：“朱书记，咱们乡绝收了……”又都停下来，几个偌大的中年汉子硬是憋着泪水，朱书记低声说：“象什么样子！咱们的干部这种时候要紧的是坚强！耍哭，找个地方去痛痛快快地哭，别让群众看到！”几个乡干部都垂下头，无声地抽搐着裸露的黑肩膀。朱书记转过脸，使劲地握住老彭的手，半晌才说：“把这些都写写啊！写写咱们的干部，他们也是人啊！”

老彭点着头，说不出话来。

分手时，老彭和朱书记握握手，小陈也向朱书记招呼道：“我明天回县里，书记有什么事要交待的，大嫂那儿？”

朱书记说：“孩子考初中，也不知怎么样。算了，你们快赶路吧！不然到英山大闸天要擦黑了！”

沿着沙河大堤，走不了多远，便上了古河大堤。水大得惊人，早已分不清哪里是分洪道，哪里是干流。向前看去，英山大闸蓄洪区已是汪洋一片，滔滔洪水无边无际，千里古堤离水面不过一两公尺，两边临水，一直延伸到远方。大堤上挤着数不清的灾民，大篷车速慢了下来，小陈眼尖，远远发现一群人，围在一起，其中有个潇洒老者，站在人群外，小陈说：“老彭，你看，宋书记在那儿！”老彭赶紧让大篷车停下来，两人跳下来，小陈问司机要不要到大闸管理处住一夜再回去，那人说：“现在哪里敢睡安稳觉呀！大闸下有孩子他舅，也不知遭水了没有，我要去打打听！”说着，“蓬蓬”地把车开走了。

老彭和小陈走到宋书记身边，看到秘书长同学，还有地、县的负责人。老彭问：“怎么样，情况还好吧？”

老同学和书记秘书都说：“人都出来了，就是没有吃的，粮食是个问题。”几个人正说着，只见宋书记停下脚步，原来有一家人正在建灶烧锅，一大锅红糊糊的不知是什么东西，宋书记问：“锅里面煮的是什么东西呀？”那农民也不知是啥来头，没好气地说：“南瓜、辣椒，刮油哩！”宋书记又问：“你们出来几天了？”那人说：“反正三天没吃上正式饭菜了。”边上有人说：“这是省委宋书记，专门来看望慰问你们的，大家欢迎。”

宋书记点点头，看着渐渐围聚过来的人，大声说：“大家要相信政府，共产党是不会让老百姓挨饿受冻的。”他问站在身边的一个面黄饥瘦的中年人说：“你是不是党员呀？”那人点点头：“是哩，家也淹了，老婆孩子都住在大堤上哩！”宋书记说：“是党员就好，要把村里的党团员组织起来。充分发挥党员骨干作用，带领群众，共渡难关，重建家园。”县委书记跟着说：“大家快回去，按照宋书记的指示，把党员都组织起来，大家都清楚了吧！”人们茫然地点点头。都围着宋书记不肯散去。老彭举着袖珍录音机，钻进人群，几个摄影记者都抱怨他碰歪了机子，他抬起头，连说：“对不起，对不起。”然后对宋书记说：“宋书记请你说几句话。”宋书记抬起头，看看老彭，几个陪同者都自觉地后退一步，人声安静了，只有古河大堤拍岸的涛声，宋书记向前走几步，对着一个端着饭碗的老人说：“老人家，你吃的是什么？”老

人说：“麦糊糊。”“怎么这个颜色？绿乎乎的。”“都叫雨水捂霉了。”宋书记从锅里拈了一指头，放到嘴里，尝尝，说：“不行呀，老人家，吃了要生病的。”老人说：“那吃啥哩，啥也没得了。”宋书记说：“要相信政府，相信共产党。泄洪蓄洪，人民做出了巨大的奉献，证明我们的老百姓是有觉悟的，我们就要更对得起你们。”

听的人都直点头，有个人忽然说：“你就是宋大佑书记吧？我在电视上见过您！”宋书记和边上的人一齐笑起来。宋书记回头对身边的人说：“现在县里还有多少粮食？”一个胖胖的人说：“有倒是有的，但那是国家储备粮，县里、地区都不能动，恐怕不好办……”宋书记啪地打开白折扇，又合上，说道：“有什么不好办的？救急要紧，先拿出50万公斤吧，分到人头，记下帐，你们要抓紧办，饿死了人我要找你们。”又对秘书说道：“回去补个手续吧。”秘书点点头。一行人继续往前走着。几个农民跟在后边，低声说：“到底是省里大头子，连皇粮都敢动，厉害！”一个挎着篮子的香烟贩子说：“反正见着了县委书记，就是淹死了，俺也闭眼了。”县委的干部听了都笑了起来。

一群人踏着泥泞地，向临时码头走去。地上到处都是麦垛和草垛，青蛙一群一群地，也不避人，蹲在堤边，瞪着大眼睛。只见宋书记上了船，老彭赶紧拉住书记秘书问还到哪儿去，秘书说：“乘船到上邻县去。那边还在等着呢。怎么，你不去呀？”老彭想了想，说：“我还要回去发稿呢，估计那边有我们台的人在等着，我先回省城去罢。”秘书拍拍他的肩膀，笑道：“想单溜呀，自由自在的？不过，跟着我们也没意思。好，省城见。”老彭说：“不，厅里见！”秘书哈哈大笑地上了船，数百万号人站在临时码头上，挥着手，看着船慢慢地离去。不一会，大闸上又安静下来了，几个临时锅灶升起了炊烟。淡蓝色的烟缕飘散在千里大堤上。天色渐渐暗下，空气愈加潮湿，带着一种腥气、和霉麦子的气味，黄色而朦胧的夕阳弥漫在水面上，有如梦境。老彭对小陈说：“我们俩到大闸去看看。”离大闸还有半里地远，就听见震耳欲聋的涛声，两人一前一后向大闸走去。

只见20孔大闸铁门全都提了起来，整个闸身笼罩在水雾涛声中，一眼看不到头，浑浊的古河水从河湾通过闸孔正往蓄洪区涌流。小陈停下脚步，指着暮色四起的湖面说：“都是十几年搞起来的庄稼地呀，排灌站啥的都有，现在完了！”老彭静静地凝视着湖面，好象有什么声音在远处回荡，在轻轻倾诉着什么，但仔细听听，除了涛声之外，什么也没有。大闸口有武警站岗，他们找到一个中尉军官说明来意，中尉说：“你们来晚了。地区还有几位首长在大闸上，走，记者同志。”他们扶着栏杆走上大闸，脚下是震耳欲聋的涛声，大闸似在微微颤动着，中尉说：“开闸半个小时，整个湖区就淹掉了。

不知能不能减少洪峰对古河大堤的压力。原来担心铁闸打不开，准备把闸炸掉，结果还算顺利。”他们三人都向湖面看去，只见两艘冲锋舟象树叶似地在湖面上漂动，中尉说，那是部队在搜索有没有人没出来。老百姓死活不走啊：到了大闸中部，果然只见几个人正蹲在台阶上说话，小陈眼尖，说：“那是地区的孙专员，咱英山的老县长。孙专员！”

那群人中有个大高个，身材单薄的中年人应声回过头，看到小陈，说：“你来了！”小陈把老彭介绍给孙专员，人们一听他们从竹林、杭台乡过来，都问那里的灾情水情，老彭把情况大致说了一遍，专员说：“英山县做这么大的牺牲，历史不会忘记的，地区里也会支持你们的。”

一行人告别闸上的武警，说着话儿，走到离大闸不远的管理处，一进大院就看见一个胖胖的干部站在食堂门口。专员说：“来客人了，加两个菜吧！”

主任看看老彭和小陈，回食堂去了。

食堂和县委招待所一样，也用一个屏风隔出一个角落，一张紫红大圆桌上摆好了碗筷，有两个人坐在桌边聊天，看到专员，都站起来，专员说：“这是省电台的老彭，刚从竹林乡过来，这两位是地区水利局的，大家都别客气。”把老彭拉到自己身边坐下，说：“对不起啦，今天就简单一些了。”老彭说没事，食堂主任拎了几瓶啤酒过来，随后上了四个凉菜，西红柿、黄瓜、卤牛肉、肚丝。主任一边斟酒一边说：“中午省委宋书记没让上啤酒，结果喝了点雪碧。咱这英山大闸，就出鱼，还有螃蟹，等秋后你们再来呀！那个蟹呀，肥得流油！”几个乡长都不出声，专员挥挥筷子说：“来来，别客气！”大伙儿都动起筷子，没一会，又是四个热菜，炒虾仁、炒鱼片、炒双冬、炒仔鸡，都辣得不行，接着又上一盘菜，只见一圈生菜上摆着一圈鸭蹼；绿的白的、色彩扎眼得很。

主任说：“这叫‘脚踏窝边草’，大家尝尝。”专员笑道：“什么‘脚踏窝边草’，没一点意思，哪象个菜名字！”主任说：“专员给起个雅名儿！”专员用筷子点点，想了想，说：“就叫‘碧池春早’怎么样？春江水暖鸭先知嘛！”笑着看看老彭，老彭说好听好听，接着又是一道菜，主任说：“这个名字是没错的，‘掌上明珠’。”大家定睛看去，一圈鸭蹼上，摆着七个白莹莹的鹌鹑蛋，正好一人一个。专员说：“你今天摆的是鸭子宴啊，快告诉师傅不要搞菜了。”一桌上都笑起来。气氛便融洽起来。

专员对老彭说：“这些天看不到报纸，全靠听广播掌握信息，你们广播电台可立了大功！你们在下面辛苦，也真不容易。”老彭吃了啤酒，脑袋晕乎乎的，说：“那没什么，还不是应该做的，你们古河人民才真正了不起呢！”专员笑着摇摇头，“这古河闹了几十年，口号也提了不少，可从来没有根治过，看样子，是要想个办法，好好地治理一下。”

一桌人吃着，说着，不知不觉之中，月上中天，满地清辉，才各自回房安歇。

第二天，正好有辆回省城的小车，小陈赶紧告诉了老彭，老彭说：“任务完成了，也该回去了。”两人说了会话，临上车，老彭又对小陈说：“多多写稿呀！遇到朱书记，代问他好！”小陈象个小学生似地点点头。恋恋不舍地看着老彭上了车。

小车开动了，老彭一遍一遍地回头望去，小陈、英山大闸、连绵的棚子、站在棚子边的小孩，都慢慢地向后退去。古河大堤上的高音喇叭唱着已经流传了几百年的民歌：“走千走万，不如古河两岸，自从收了大河湾，红缨帽子遮满天……”初升的朝阳照在无边无际的水面上，一片金光，老彭闭上眼睛，心中蓦地涌起一轮清澈的明月。

